

从“国际传播”到“全球传播”：新媒体语境下的网络资讯流通

李玫 李航

潍坊职业学院

摘要：Web2.0乃至3.0时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作为一种创造性力量，对全球网络资讯流通的传播生态格局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它不仅带来了网络资讯流通传播由“国际传播”到“全球传播”的关键性嬗变，也构建起了面向全球的、多元开放的、平等赋权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一方面，跨国界的资讯自由流动、广泛传播成为可能，全球传播朝着更均衡化、平等化的趋势发展；另一方面，传播手段在科技加持下与日俱新，个体力量开始渗透到国家的传播体系当中，资讯的跨地域、跨文化传播影响力显著提升。在此背景下，聚焦新媒体语境下全球网络资讯流通的现状和发展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国际传播；全球传播；新媒体；网络资讯流通

【DOI】10.12252/j.issn.2096-627X.2023.04.221

一、网络资讯流通：从“国际传播”到“全球传播”的嬗变

传统意义上的国际传播是以民族—国家为组织进行的跨国、跨文化、跨语际的资讯交流，其目标指向对象国的受众，内容带有鲜明的政治宣教色彩，显著特征是“内外有别”，它是美苏冷战时期的产物，在当时的意识形态较量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¹其中，美国国务院对外宣传的主要部门——美国新闻署直接负责管理、国会拨款的“美国之音”就是这一传播模式的典型例证。后来，伴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CNN、时代华纳等“媒体帝国”闪亮登场，在传播内容和形式上两方面完全区别于以“美国之音”为典型的国际传播模式，网络资讯流通开启“全球传播”的新纪元。全球传播将以文化为代表的“软力量”推到了核心的位置上，其受众指向包括媒体驻在国在内的全球范围的网民用户，²融合了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传播渠道，构建起新媒体影响下的全新网络资讯流通格局。因此，在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下，传统的“国际传播”应当被更具广泛性和包容性的“全球传播”所代替。

1. 政治逻辑：全球传播内政外交的糅杂性

从政治逻辑出发，全球传播呈现出内政外交的糅杂特征。国际传播通常指涉的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政治色彩浓厚的宣传活动，而当下的全球传播则具备更广泛的包容性与并蓄性，它所代表的资讯传播模式将全球公民纳入目标对象范畴，通过资讯流通实现国家的对内政治和对外交往目的。就现今的国际舞台而言，舆论的引导力量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媒体的宣传和引导作用也日益突出。一方面，民族国家的一切外交活动与全球传

播实践均以本国的内政需求为导向，从符合本国利益的出发点加以施展；另一方面，国家关系与传播策略的成功与否也会反过来影响国家的内政运行，关系国民认同与社会凝聚力的建构。因此，各国政府和媒体都非常重视营造有利于自己的国际舆论环境，以争取更多外交支持和国民理解。因此，在全球传播语境的政治格局中，内政与外交将长期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共同服务于全球网络资讯的传播实践。

2. 经济逻辑：全球传播利益链条的分享性

从经济逻辑出发，全球传播呈现出利益链条的分享特征。在经济开放合作的大格局中，随着5G、云计算等数字科技的飞速发展，网络资讯流通的规模和速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来自全世界的用户通过互联网形成紧密的经济关系，编织起一个复杂的全球资讯流通传播利益链条。网络资讯作为信息时代特有的、具备价值属性的商品，蕴藏着巨大的经济价值，这从传媒帝国的财务报告中便可洞察端倪。借助新媒体，资讯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互动乃至商业交易，从而实现数字空间的远程利益分享。不仅如此，置身网络的用户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偏好，选择不同的资讯内容和服务，通过个性化定制来实现利益的多样化。传播链条中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可以通过数字经济的发展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一方通过生产资讯来获得现实世界的名与利回报，另一方则能够借助资讯满足自己的探索求知需求，完成精神层面的消费，这无疑是一双甚至多赢的。

3. 科技逻辑：全球传播资讯扩散的扁平性

从科技逻辑出发，全球传播呈现出资讯扩散的扁平特征。尽管国家综合实力差异导致的数字鸿沟在全球范

围内仍未消逝，但新媒体的出现给资讯的扁平扩散提供了全新的机遇与可能。中国CCTV、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伊朗波斯电视台和拉美国家的南方电视网等新兴媒体崛起，赋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资讯反向流动在某些特殊时刻成为可能。此外，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自媒体对用户扁平赋权，抵达了“人人皆可传播与表达”的科技民主，公民新闻成为重要补充，不仅是官方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及个人都能够成为资讯的来源。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全球传播成为一场全民参与的跨文化、跨地域、跨情境的互动狂欢，普通群众的个人视角开始嵌入国家的传播体系当中，传递本国声音，讲述本国故事，全球媒体产业的“垄断”格局在多方力量的参与下逐步消解。

就目前来看，以传播为载体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的“软较量”，已经远远超过世界各国在经济、军事占主导地位的“硬斗争”，传统的民族—国家的地理和文化界限日渐消融，而“象征性分界”的作用则越来越凸显出来。³因此，“全球传播”的概念就在时代前进历程中逐渐替代“国际传播”而成为主流，它在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和科技逻辑三方面实现了颠覆性与创造性发展，这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提及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进程相契合。

二、新媒体浪潮席卷：数字技术对全球传播格局的重构

自古以来，传播格局的变迁总是与技术的变革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媒体凭借数字技术的强劲势头席卷全球，对当前的全球传播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相较于传统的媒体传播手段，新媒体实现了对于时空关系、传播构造以及方式手段的重构与创新，它拥有超越时空、自由流动和快速抵达的特征，强调个体在传播结构中的重要作用，能够实现对于文字、影像、声音、视频等传播手段的综合应用，全方位提升了全球用户的感官体验与资讯传播效力。因此，使用全新的传播手段和载体（即新媒体）进行全球网络资讯的传播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

1. 时空壁垒的颠覆：跨国界资讯自由广泛流通

众所周知，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在全球传播过程面临着时间、区域的传输发行局限，这导致以其为载体的资讯在全球传播过程中，不断地遭受路径阻碍、内容歪曲及解码失败等挑战。新媒体则穿越传播的时空壁垒，打破了过去的地理区域限制，在相当程度上

跨越空间和时间，超越现实社会管理的疆域边界，⁴将网络资讯瞬间抵达至全球网民的视域，这是数字技术所带来的一场“传播狂欢”。在新媒体传播语境下，所有与网络联机的个体都能自由地通过电脑、手机等数字化终端阅读、检索、分享、评价资讯，并且给予一定的反馈。可以说，新媒体的崛起为世界各个地区的组织和个体资讯的获取和流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网络资讯实现了由小范围传播向全球范畴内流通的转变，跨国界的资讯自由流动、广泛传播成为现实。

放置在更广阔的全球传播而言，由于网络传播不受时空限制，因而能够实现跨地域、跨国界乃至跨文化的资讯实时传播，整个世界连接成一张巨型的、相互通联的传播网络，这在戴安娜王妃死讯短时间内传至全球的公众事件中便可窥见一斑。不仅如此，互联网还另辟蹊径地打破西方对他国资讯传播的制约和排斥，给予始终沉默的第三世界国家以“麦克风”传递声音。这不仅有效地促进了资讯流通通路的畅通，且尽可能地实现国与国之间资讯的公平竞争，对构建全球资讯传播的崭新秩序具有积极意义，整个传播世界向着更加公正、更加平等的未来发展。曾经垄断传统媒体话语权、触角遍及世界的西方媒体，已经无法在互联网时代延续其话语的霸权地位和独揽状态，例如，西藏“3·14”事件舆论攻防战中，西方媒体发表了大量虚假新闻抹黑中国，但国人、华侨等爱国群体通过网络持续发布符合事实原貌的文字、图片和视频说明，成功扭转了该事件的国际舆论导向。

2. 个体链条的激活：传递多元质朴的民间声音

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曾经是资讯流通领域的“宠儿”，这些传统媒体以机构作为基本组织运行，多数时候遵循的是自上而下、由点及面的单向传播路径，受众仅能被动地接收资讯而无法参与其中。这不可避免会导致媒体遭遇强者者的控制与把握，无论是政治还是财富层面，因此其本质仍然是少数人的“专属传播工具”。而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启动了以个人为基本组织的社会传播构造，社会话语权重新分配，初步实现了人人皆可进行资讯表达的社会化分享与传播，⁵全球传播舞台上开始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个体力量，他们通过网络传递属于普通民众的多元声音，资讯的生产流通不再是少数媒体机构中记者和编辑的专权，人人都能成为传播者。网状的互联互通使资讯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的互动交流和双向合作成为可能，网络的用户不仅

仅是资讯的消费者，更扮演着资讯的创造者和分享者角色。

从全球传播角度而言，网民能够借助兼具亲民性、趣味性和互动性的社交媒体，以普通素人的“第一视角”生动细腻地讲述原汁原味的家国故事，以唤起更多受众的情感共鸣。这种个人化的新型人际传播方式，对摆脱以往传播存在的官方色彩浓厚、宣传意图显著、叙事宏观单一等弊端意义重大，它有时反而比国家主导的官方传播声音更响亮、更有效，且能够产生更优的传播效果。因此，在新媒体传播生态下，除了政府部门和主流媒体需要站在国家立场上发布重要的权威资讯以外，公民也可以从自己的生活出发表达声音，构成全球传播资源和通路的有益补充。例如，中国官媒人民日报精心制作的短视频作品《习主席来了》，就通过接地气的个体化的叙述视角，讲述了外国留学生眼中的中国领导人形象，采访语言亲和且视频充满创意，收获了大量海外粉丝的关注和喜爱，取得了惊喜的传播效果。

3. 传播手段的创新：创造独特极致的视听盛宴

事实上，过去大众媒介在人类长期生活历程中是各司其职、各行其是的，人们用报纸阅读新闻、杂志浏览图文、录音机收听广播、电视观看影剧等，受众的体验是相对单一的，传播的影响力也在日益降低。但新媒体的出现给受众带来了全新而独特的用户体验，与报刊等发挥“专门功能”的媒体不同，它融汇了文字、声音、影像三大传统媒体表现形式，通过传播手段的创新给用户创造了与众不同的“视听体验”，数据新闻、VR新闻等“新玩法”的出现，更是让用户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传播领域全新的生命力。原本刊登在传统媒体上的资讯经过数字化、互联网的加工，通过更通俗易懂、更互动、更趣味的管道传递讯息。我们必须承认，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网络资讯的视听效果更加逼真、更加震撼，无论是传播效果还是影响力均实现了几何倍数的增长。

目前来看，新媒体成为多数国家及地区人们获取资讯的重要手段，在传播与交流两个维度影响着全球用户的日常生活。因此，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基于传播效果的考量对业务机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已成为多数国家的必然选择。而且，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的微博、抖音、快手、Twitter等社交媒体在全球资讯流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不能代替传统的通讯手段，但它至少为网民提供了一个针对全球传播的、可公开阅读、获得和研究的文字、图片及音像资料等的资讯平等。例如，

《纽约时报》网络版刊登的报道“边境”就综合了文字、图片、视频、3D等多种传播手段，以视觉盛宴的样貌给受众讲述了美墨边境的相关新闻报道，增强了传播的全球影响力。

综上所述，从“国际传播”到“全球传播”，新媒体语境下全球网络资讯流通在数字技术的赋权下正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和崭新的活力。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需要进一步关注新媒体的发展趋势，以及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为构建更加开放、包容、平等、有序的全球资讯传播环境而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 [1] 史安斌. 全球网络传播、“第三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J]. 新闻界, 2003, (05): 24-26.
 - [2] 史安斌. 全球网络传播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3, (03): 52-60+95.
 - [3] 刘国强. 从国际传播到全球传播的范式转换[J]. 新闻爱好者, 2010, (10): 6-7.
 - [4] 田智辉. 论新媒体语境下的国际传播[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0, (07): 39-42.
 - [5] 喻国明. 互联网是高维媒介: 一种社会传播构造的全新范式——关于现阶段传媒发展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辨正[J]. 编辑学刊, 2015, (04): 6-12.
 - [6] 史安斌. 探析全球传播变局与我国外宣思路[J]. 中国国情国力, 2014(11): 33-35.
 - [7] 姬德强. 政治、经济与科技的变奏: 全球传播的新趋势与新挑战[J]. 对外传播, 2013(08): 7-9.
 - [8] 赵月枝. 专题研究·“传播与全球权力转移”[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3, 35(06): 58.
 - [9] 谢新洲, 黄强, 田丽. 互联网传播与国际话语权竞争[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8(03): 116-122.
 - [10] 明安香. 略论新世纪的全球传播格局[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06(06): 20-24.
 - [11] 杨伯激. 从国际传播到全球传播: 跨国公司的介入及其影响[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3(03): 29-38+94.
- 作者简介: 李玫(1995年-)汉族,女,山东潍坊人,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为新闻与传播。
李航(1994年-)汉族,男,山东潍坊人,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为广播电视。